



半山  
有雾

山莽子◎著

线装书局

013028816

I247.5  
3432



# 半山有雾

山莽子◎著

I247.5  
3432



北航

C1638019

线装书局

013052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山有雾 / 山莽子著. —北京:线装书局,  
2012.9

ISBN 978-7-5120-0663-8

I. ①半… II. ①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3290 号

## 半山有雾

---

著 者:山莽子

责任编辑:杜 语 孙嘉镇

排版设计:秋 水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8.5

字 数:333千字

版 次:2013年4月北京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000册

---

定 价:55.00元

# 目 录

---

## CONTENTS

第一章	李大海其人	/ 1
第二章	巧遇美妇人	/ 5
第三章	又识有钱女	/ 16
第四章	横眉三寸刀	/ 25
第五章	夜宴风雨楼	/ 33
第六章	亚娜海猜想	/ 40
第七章	时代冷兵器	/ 48
第八章	双胞胎怀孕	/ 55
第九章	挑选凤凰窝	/ 63
第十章	身登青云梯	/ 75
第十一章	祸事因偶然	/ 84
第十二章	打出温泉水	/ 89
第十三章	巧儿与瑶瑶	/ 97
第十四章	我爱电脑城	/ 104
第十五章	绵里绣花针	/ 112
第十六章	临水有诗案	/ 120
第十七章	远走大洋洲	/ 128
第十八章	老海盗之梦	/ 136
第十九章	第三种打击	/ 145
第二十章	关索玛之死	/ 152
第二十一章	洒血祭雄杰	/ 161
第二十二章	洗衣房风波	/ 172

第二十三章	肚里有乾坤	/ 181
第二十四章	“七”的神秘性	/ 190
第二十五章	红烧锅巴铲	/ 199
第二十六章	委屈为求全	/ 209
第二十七章	人间都是怨	/ 219
第二十八章	海内有仙山	/ 229
第二十九章	怒杀黑狐帮	/ 239
第三十章	何尝怕断头	/ 248
第三十一章	苦命赴黄泉	/ 257
第三十二章	神明指路	/ 260
第三十三章	四面八方	/ 265
第三十四章	东部世界	/ 269
第三十五章	北无通路	/ 279
第三十六章	奔向西方	/ 282
第三十七章	南方极乐	/ 286
后 记		/ 290

## 第一章 李大海其人

李大海，何许人也？

要想认识和了解一个人，按惯常的说法是，听其言，然后观其行。我们先来看看李大海的言论。

关于首都北京的迁都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人讨论过，现在是又旧话重提。我们对此可做一些探讨和分析。唐朝定都长安，宋代定都汴梁。这些都相距远了，我们只从元代说起。

元朝定都北京。这有它的历史原因，又有它现实的考虑。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英雄，他所率领由蒙古勇士们组成的军队，蒙古骏马的铁蹄几乎踏遍了大半个欧洲。但蒙古人的根，植于大草原，他们就像离不开马奶子酒一样离不开草原。草原才是他们的家。

他们入主中原，统治整个神州大地。那么，把首都定在哪里好呢？肯定是距离草原不远的地方。南北方由于版图辽阔，各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甚至饮食起居都有很大不同，有很大的差异。

南方人受不了北方的严寒，北方人同样受不了南方的酷热。草原不适宜作为都城，无险可守。因而，离草原近年北京就成为首选。这里，背靠草原母亲，南控中原大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选择北京作为首都是蒙古人这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的聪明、明智之举。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明朝，是朱元璋这个泥腿子出身的和尚用棍棒打天下而建立起来的农民政权。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地道的汉民族。他的部队是以汉族人为其根本而组成。那么，明朝后来又为什么也选择北京作为都城呢？要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最大和最主要的威胁就是来自北方。匈奴、契丹、女真……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原人和北方民族争夺天下的历史。

明朝为什么要大规模修复秦长城，不就是要抵御来自北方的侵略吗！定都北京，权力重心北移，使天子靠前指挥，部队主力靠北拱卫京师，则南方无恙也。这并不是朱元璋的子孙们喜欢北京，他们是从巩固明朝政权出发迫于无奈



的一种选择。从大局考虑，从全国一盘棋出发。小朱和尚还算聪明。定都北京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必然。

旗人占领中原后，中原的肥沃和富庶，令他们向往和羡慕，但他们对中原大地和众多人口又心生警惕和畏惧之心，不肯孤军深入，不敢久居中原腹地，越偏南的地方更有山岚瘴气，毒虫猛兽。他们水土不服。

还是他们自己的黑土地，蒙古大草原、东北平原才能给他们以安全感。于是，审时度势，仍定都北京。走元代祖先的老路。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战乱频仍。北洋军阀张勋复辟，袁世凯窃国，孙中山辞世等，国民政府选择定都南京。

我们来看北京的不足和劣势。

北方缺水，这是致命的弱点。虽有黄河、海河、黑龙江、松花江等大小河流，但总体来讲干旱少雨，水量不足。有的河流污染严重，有的无法灌溉和饮用。现代社会，交通拥挤堵塞，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的负荷愈显沉重，城市的功能受到挤压而变形，各种社会问题应运而生。摊大饼式的发展还要摊多大？这摊大的路我们还要走多远？人太多了水不够。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还有就是北方的风沙，一刮就是遮天蔽日。黄沙漫漫，白天如同黑夜，伸手不见五指。衣领、袖口、鼻子、嘴里、室内、室外全是黄沙。弥漫的黄沙淹没了多少人渴望晴空万里，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国泰民安的梦想。

北方的严寒也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是好看，但无多大实际作用，人不能只靠欣赏风景而生活。滴水成冰的北国，有半年时光在室外什么事也干不了。

纵观中外历史，不乏迁都之举。外国有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等各种中心之说，不一定非得挤在一个地方。

现在北方沙俄，仍有觊觎之心，但1949年定都时，中苏正是蜜月期。现在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黄土地已走向蔚蓝色。

那么，我们还待在北京干什么？早有迁都考虑的话，何来南水北调？何建“三北”防护林？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又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们喜欢山就搬山在我旁，喜欢水就搬水来我边吗？这是笨人所为也。代价太过沉重。而正确的方法只能是，面山而居，逐水草而居。人要适应环境。

久居首都，在皇城天子脚下，北京人有老大思想。这一点也不奇怪。可转而一想，南方也有高楼，孔雀也可东南飞。抛开北京人1300万不计，绝大多

数中国人不见得会赞成“北漂”。以十三亿中国人而论，北京市1300万人占百分之一不足。

你说定都哪里好呢？中国定都，若要南迁的话，有的是地方。

现代战争，不打则已，打则是立体战争。空中、海上、外太空，电子战、信息战，只要不用原子弹。早就没了前线、后方的概念。但若想占领城市，长治久安，还得靠陆军步兵。那么地缘观念将决定地缘政治。虽是立体，地理位置也极端重要。

从地图上看中国版图，西安、成都、重庆都位于心脏地带。长沙、武汉也无不可。抗日战争时期，建陪都于重庆是为什么呢？日本侵略者只打到湖北宜昌，那里有三峡天险。湖南只推进到雪峰山，贵州打到独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丢下上百万的死伤者。

重庆乃至大西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你看，“后方”两个字脱口而出。

当然，定都哪里。是执政者考虑的范畴。迁与不迁？定都何处？应可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也是题中之意。广泛征求意见，博采众长，何尝不是好事。

人应该胸怀宽广一点。

明朝末年，李自成自称“闯王”，举旗造反。他有一个叫牛金星的谋士，写下这样的诗句：“百代中原竞逐鹿，关河离乱又沧桑。沉沦周鼎今何在？自古洛阳是帝乡”。

李大海想到这里，不禁浩然长叹，中国主要的症结还是人口太多了。多得都要爆炸了。路宽了再加宽，房子建了又再建，城市大了还要大……路还是欠窄，房子还是不够住，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呀？难道真要把中国的版图全用混凝土覆盖完不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鼓励敞开生育所种下的苦果，我们正在品尝。是那么的难以下咽。

现在把路修得像机场的跑道那么宽。有朝一日，后代们保不准又会把它们挖开，种上庄稼，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不是不可能。只是我们不知道，躺在地下无从知晓。发展带来的问题与取得的成绩相比，同样严重。人类最终的发展结果也许就是毁灭自身，这绝不是说胡话，耸人听闻。

我们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吗？什么叫返璞归真？什么叫回归自然？人们真正应该关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两句诗中只有两个字最正确。古人已经看到了人类的未来，今人尚浑然不觉。真是悲哀！

李大海不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李大海不研究自然现象，不寻找客观规律。就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但



在生活中，却发现了一些怪异的现象，却在书籍史书中，各种资料现实中找不到答案。于是，有些困惑和郁闷。那么多的科学家，那么多的科研机构，那么多的研究院、所，那么多的领取国家财政工资、津贴、奖金的人，是在干什么？他们分工研究，不是都细到“马尾巴的功能”那么细了吗？

李大海迷路生活中。大到浩瀚的宇宙，小到地球自身。甚至还可以小到质子和中子，还往下分。古人云：取一木棍，日裁两半，无穷分也。什么都有人在研究，外国中国，海内海外，概莫如此。

李大海在装米的缸上，搁了一个物件，压着。一防老鼠。二是那物件放那地方是最好的归宿。老婆煮饭时，那物件被挪了地方，不归位。李大海复原。儿子煮饭时，那物件仍不归位。媳妇、兄弟，谁来谁都不归位。

饮水机分上下两层，上层有过滤网栓，多年堵塞了，不渗水了。李大海有个朋友，便提上层直接加水下缸。兄弟来了，还是倒水上面，李大海朋友对弟解释。哥哥来了，仍又倒上面，谁来谁如此。

国家建的高速公路，两旁筑有界桩，有铁丝网拦护。两边住的人就是要破网钻进钻出，到对边去。有的人不惜以身试车。其实，不远处，就有过高速公路的桥梁和隧道。

例子很多很多，不胜枚举。这算是最经典的例子了。

由此生出多少感慨：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是何等困难！人生有多少陷阱，又有多少人重复着错误？人类自身存在多少的问题，做了多少无用功，耗费了多少无谓的精力。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还是习惯使然？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有人作深入的研究，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

是常识问题还是人性的悲剧？我们只有抬头问天。

一月之内，亲舅子娶儿媳，最好的朋友嫁女，直接上司的老丈人死了，六七起“大案”，都得去，送钱事小，到场事大。不去不行。本来家里忙得脚都不沾地了。“又是龙灯又是会，又是么儿满周岁。”事全往一堆凑，解释解释，是怎么回事？

消失的玛雅人曾经具有高度的文明形态。他们预言：2012年12月21日是地球世界的末日。他们以前的预言都基本上是准确的。这次呢？注意：2012.12.21这一连串数字，4个2，3个1，1个0。是惊人的巧合还是四个儿死，要、要、要。万物归零。等于零。表示——完蛋。完蛋就完蛋。

如果说地球要毁灭的话，那也并不可惜。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罪孽太深重。那么，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说是虚混时光。地球停止转动的那一天，一切问题就该得到彻底解决了。

## 第二章 巧遇美妇人

听了以上几段李大海有代表性的言论后，又来看看李大海的所作所为吧。这时间可能要往前追溯很多年。

李大海独自一人沿着长滨公园上的河堤公路向前慢步而行，显得有些百无聊赖。长滨公园是两江市市中区沿着长江左岸兴建的一个亲水公园。河堤随着河道的弯曲而自然延伸，河堤上一条水泥铺就的公路，路两旁树木成行，浓阴覆盖，草木茂盛。是一个休闲、锻炼身体的好去处。

李大海四十多岁年纪，但从面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却要年轻许多。他身高175厘米，体重65公斤，腰板笔直，背不驼，腰不弯，削肩，双手细长而有力。这都得益于他少年时练过武术和坚持至今几十年的每天早晨风雨无阻的三千米长跑。他去年生了一场病，在病床上躺了两个多月，因和单位上头儿的关系很铁。头说：你休息一段时间，暂时不用上班了，工资反正照发。于是，李大海赋闲在家已一年多了。

滔滔的长江水在脚下哗哗流淌，有三五成群的游泳爱好者背着安全气囊在河水中飘浮。远处，偶尔会看见野鸭和江鸥在水面觅食。由于生态环境的逐步好转，长江里的鸟类也在增多。

这一年多来，李大海在家待着，什么也没干。他觉得人生下来就是吃苦的，一生都在忙碌，真是活得累。他老早都想躺下来休息一段时间，但身体壮如牛，一直没有机会。一场无名的脑血肿，使他开足了马力的机器终于停了下来，坏事倒变成好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古人的成语呀，颠扑不破，真理。

最近一段时间，李大海有点闲不住了，开始觉得生活应该有点变化才对，应该琢磨着做点什么。这不，他一个人来到长滨公园，独处静思，似乎什么都想，又似乎什么都没想。

长滨公园依长江而建，长约十公里，两边散布着一些茶馆、溜冰场、酒

吧、舞厅、游泳池、篮球场、运动场等。绿树掩映中，各色人等不少，有的喝茶，有的打牌，有的散步。反正，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活法，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突然，李大海觉得眼前一亮，对面而来的一个女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他前方二十几米处，有一个漂亮的中年女人慢慢向这边踱过来。她年纪三十挂零，一张银盘脸，大眼睛，脚蹬一双黑色的长筒马靴，下身穿一条水磨的牛仔褲，上身穿一件鹅黄色的圆领毛衣，外套一件银灰色的薄呢风衣，头顶上，斜戴一顶鲜红的毛线绒帽，看起来有点俏皮。也很风流。

李大海心头“咯噔”一声，怦然心动，这女人符合他的审美标准，他喜欢这种体态的女人。李大海似乎漫不经心，斜着眼瞟着迎面而来的女人，一边继续往前走，但走得很慢，一边在想办法。那中年女人也在正面看着他，高昂着头，往这边不紧不慢地走，眼角里微有笑意。

李大海长得并不丑，而且可以都说得上是属于帅哥之列。记得十多年前，他到一风景区去旅游，在一个庙宇的九十度转角处，他与一个有些风骚的女人猛抬头相见，李大海的带成熟男人韵味的帅气把那女人惊得倒退两步，惊愕得一下用手捂住了张大的嘴。那女人可能在梦中曾梦见过的白马王子就是他吧！这情形还不是一次两次，李大海见得多了。年轻时，女孩子主动接近他的不少。这次，他想试一试，作为成熟男人的魅力还在不在？若不在，他放弃。

就在李大海和那戴红绒帽的女人擦身而过时，他拿定了主意。他在心中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四、五，回头。李大海转过头去，看那已走过的女人，那女人也正好回身来看他，四目相对，那女人嫣然一笑。嘿！有门。这办法灵验。李大海转过身去，继续往前走，却再也没有回头看。

骆明远这辈子还算活得舒心。生活不好也不差，节奏不快也不慢，女人不多也不少。他当过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去过。回城后，在长江航运公司下属的一个单位开车，当驾驶员。他会开各种各样的车，一生走南闯北，见识不少。为人豪爽，幽默风趣，虽说有时说话有点结巴，但牵龙门阵不少。他属于那种与人打交道，一见如故的很随缘的乐呵呵人。

骆明远兄妹三人，他排行老二，人称骆老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他放弃了开车职业，下海经商。倒腾十几年，钱找了不少，但也用得更多。和前妻离婚后，儿子大学毕业，在外地找了工作并安了家，父子之间的来往少了。所以骆明远去年又与一个丈夫因车祸去世的女人结了婚，准确一点说，是同居。两人

都不愿去扯结婚证，认为那个红本本是对人的一种羁绊。

这天上午十点左右，骆老二一人来到长滨公园独坐，他在遮阳伞下，面朝长江，背靠公路，要了一碗茉莉花茶。这几天，他心情有些烦躁，他的第二位准老婆和他乌二默叽地闹别扭。

他老婆一时心血来潮，吵着闹着要去外地旅游，要么就去看马尔他、塞班岛。骆老二心想，你去就去嘛，到上海、到台湾，到哪儿都行。但老婆不依教，要去二人同行。不然，一个人嘴独独的，不好玩。骆老二已到了男性更年期，心情懒散，无精打采，根本没有了出去玩的心情。可小他十多岁的老婆哩，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想去寻找一次艳遇也未可知？矛盾、烦恼由此产生。

两个半截大爷昨天晚上在北滨路捡了一个钱包，首先申明，真的是在花坛中的草丛中捡到，不是偷或抢的。打开一看，里面除了几张存折，银联卡等物件外，还有几千元现金。两人喜出望外，将现金取出揣进兜后，其余物品统统扔进了长江，来个毁包灭迹。今日上午二人上街购物，把钱花了个精光。吃醉酒后，来到长滨路疯玩。两个少么爸一会儿打闹，一会奔跑，向骆明远喝茶处互相追逐而来。

再说李大海自从那日在长滨路见到那戴红绒帽的女人后，这几天魂不守舍，心猿意马，这天也鬼使神差地又一次来到了长滨路。有《凤求凰》为证：“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他沿着惯有的线路向前游荡着，希望能有所发现。他比那两个少年郎先到河边。李大海走过骆明远的身边时，他只能看见骆老二的一个侧面。李大海心想，这个人我好像认识，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因骆是背朝大路，面朝大江斜躺在椅子，又在沉思默想，故而骆老二根本没有看到李大海。李大海继续往前走，搜索枯肠，想呀想……十几分钟后，他一拍大腿，“骆老二”他喊了一声，开始往回奔。

李大海和骆明远相识相交还是十几年前的事。有一次，李大海和骆明远的姐夫哥乘单位的小车到外地出差，车上搭载了骆明远。骆老二幽默的语言，荤素不论的趣闻、故事，使小车内的人大笑不止，解除了大家长途颠簸的寂寞和枯燥，李与骆遂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因为李大海也是个神吹吹，故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后来，天各一方，又是多年没打交道了。但那份情谊还在。如今，不想在这里碰见了。

李大海返回到了骆明远身边时，那两个少年也疯疯癫癫地来到了这里。高个一点青年朝矮个子头上敲了一下，开始笑着向前飞跑。矮个喝麻了，眼睛

血红，这下敲痛了，恼了，“噉”的一声扑了上来。手中空啤酒瓶脱手而出，向高个子飞去。高个子回头一看，不好，忙把头一低。啤酒瓶正中骆明远面前小桌上的盖碗茶中，顿时汤水四溅，碗破瓶裂，热水热茶玻璃碴弄得骆老二满身都是，他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由于事起仓促之间，几人都愣在了那里。说时迟，那时快。矮个子的第二个酒瓶又飞了过来，李大海眼明手快，一个燕子抄水，飞过去接住了空中的啤酒瓶，那份敏捷，那份身体的柔软度非一般人所能比。这下，倒叫那小王八蛋俩傻眼了，愣在了当场。

巡逻的警察迅速赶到了现场，控制了两个小混混，问明了情况后，叫两个年轻人赔偿了茶馆老板被打碎的茶具，并重新给李骆二人沏上两杯茶，并赔礼道歉后，带离了小青年。

骆明远一见李大海，大喜过望，早把刚才的不愉快忘到了九霄云外，他拉着李大海的手说：“李老弟，多年不见，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啦！走走走，茶不喝了，到我家去，我换了衣服找个地方喝酒去。”骆明远不由分说，扯着李大海的胳膊就往家走。骆明远的家离滨江路不远，在位于十九梯的一条小巷内，一幢二楼一底的半新不旧的小洋房里。

刚一打开房门，骆老二就大声喊了起来：“老婆，来客人了，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来来，见个面认识认识。”从里屋走出来的正是那个戴红绒帽的，令李大海心灵悸动，灵魂震撼的名叫王亚娟的女人。两人见面一刹那间，都喜形于色，内心如遭电击，心里想：该来的终究要来。李大海和王亚娟二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像是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一样在用眼神作无声的交流。

人生无常，造化弄人呀。男人和女人，两个奇怪的动物。放在一起要生出多少的化学反应。两性之爱，是一切欢乐和痛苦的根源。男和女的配对，永远是阴差阳错。有的人终身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到死也没有结果。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词句，不就是要表达异性之间互相寻找知音而不得的凄惶和无奈吗？古人云：“好马常驮痴汉走，巧妇长伴拙夫眠。”说的不就是这个理吗？李大海常想：人间男女无绝配！能有三五起所谓好的配对就非常不错啦。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呀，罗密欧与朱丽叶呀等。俗话说：这个世界是好男人找不到好女人，好女人找不到好男人。真不可真。

王亚娟就这样走进了李大海的生活。而且，注定将会不平凡。

王亚娟出生于两江市的一个贫民家庭，但从小勤奋好学，乖巧听话，过惯了苦日子才知道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她读大学期间，有几家大型企业假借招收，挑选模特儿为名，实为招收小蜜，或称之为公关小姐。一次选秀比赛中，

一个房地产业的老板看上了身材高挑、丰满，面相甜美的王亚娟。于是与她签订合同。王亚娟大学毕业后到他公司上班，薪酬从优。条件是大学后面几年的费用由老板负责。这样，顺理成章，风华正茂，漂亮迷人的王亚娟大学毕业后到那个姓裴的六十多岁的老头的房地产公司当了办公室秘书。年薪足以让那些同龄的白领丽人瞠目。当然，具体数字保密，不属于宣传的内容。反正，王亚娟衣食无忧。二年后，裴老板与原配妻子离婚，并与王亚娟结了婚。离婚前，裴老板给了妻子和三个子女一大笔钱，一让老太婆颐养天年；二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可资创业、奋斗。儿子、女儿都有正式工作，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对老了的父亲很顺从，不吵不闹，也没找王亚娟的麻烦。他们想，反正老头一辈子很辛苦，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享受一下，也应该。

可惜，好景不长。一次车祸，裴老头命归黄泉，让这场不到两年半的婚姻夭折。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但还好，裴老头与王亚娟结婚后，次年生下一女，可爱无比。生前裴老板视若掌上明珠。有人感到奇怪，60多岁的，奔70岁的人了，竟能生育？一个阴阳先生拈着胡须说：“这叫不怕天干，只要地润。”虽属个别现象，八十岁的老翁配年轻女人，也能生育。

房地产企业是裴老板旗下的大型公司，不可一日无主。原配发妻与几个子女站了出来，打了一场官司，夺走了大部分财产。只给王亚娟母女两间各八十平方米左右的门面，一套住房一台小车和三百万元现金。王亚娟心想，也够了。便放弃了对公司的争夺，当起了富孀。两间门面出租给人家做生意，租金年约十多万元，尽够日常花销了。现金呢？存银行，保不时之需。就这样，花天酒地，风流快活，稀里糊涂地过了七、八年。女儿渐渐大了，也挺懂事。母女俩相依为命。生活、生计倒不发愁，只是无法排遣的空虚、寂寞和漫漫长夜。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王亚娟认识了骆明远，她被他的幽默和风趣所倾倒，一来二去，二人住在了一起。但经济上相对独立，互相不干涉与干扰。这就是时下流行的：“新生活，各顾各，白天打麻将，晚上要集合。”两人的婚史也不深谈。

今天，王亚娟的打扮与那天李大海第一眼所见的风姿绰约完全不同。因是在家中，并不准备出门。王亚娟把乌黑的长发胡乱地挽成一个髻搭在脑后，并用一条薄纱围巾从前额勒过去在后颈部打一个结，脸上不见一根头发，显得那张粉嘟嘟的银盘脸，白光闪烁，耀人眼目，令人不敢逼视。她上身穿一件黑丝绸的吊带装，外披一件亚麻的白色衬衣，但没有系扣子，下身穿一条宽松的黑



绸七分裤，脚上一双拖鞋。要得俏一身皂。整个人显得胸大腰细臀肥。在屋中走动，一幅居家打扮，使满屋生辉。看得李大海是欲火升腾，难以自制。

三人在沙发上坐下，彼此寒暄了几句，交流一下分别后各自的情况。王亚娟春情勃发，忙站起来。等谈话停顿的机会说：“你们两个老弟兄多年不见，好好聊聊，我出去买点菜，大家喝点酒，叙叙旧。”骆明远忙打断她，说：“买啥子菜哟，等会儿我们出去吃馆子，你陪李老弟，摆一下龙门阵，我去换一下被茶水弄脏弄湿的衣服。”他边说边往卧室楼上走。客厅中只留李、王二人。

李大海与王亚娟互相对视着，脸上都洋溢着笑意，像一对相识相知多年的朋友。此时用一句《红楼梦》上的台词形容再恰当不过：“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是旧时友。”王亚娟端起茶杯递给李大海，口中并不言语。李大海不去接茶杯，而是用手去抚摸王的白皙的手，王也不避让。良久，王亚娟眼望楼梯。嘴里却低声说：“明天上午十点，我在滨江公园大门口等你，什么也不要说了。”李大海心领神会，频频地说：“一定，一定。”联络方式刚刚搞定，骆明远已换好衣服走下楼来。

这一顿饭吃得好么香甜。

席间，骆明远上了一趟洗手间。李对王说：“我这辈子生下来可能就是冲着你来的。”王甜蜜蜜地说：“我找了你一万年。”两人相视大笑。

骆明远在吃饭时饮了点酒，又加上旧友久别重逢，在席上眉飞色舞，妙语如珠。荤素一起上，豪爽大方，风趣幽默之态毕显，三人个个龇牙咧嘴，笑容满脸，好不高兴。

只可惜骆明远的幽默这次用错了地方。

第二天一大早，李大海早早地就起了床。洗漱完毕，并特意刮了胡子，然后冲了澡，换上一件干净的灰色衬衫，外穿一件休闲装。吃了早饭，便匆匆地出了门，到滨江公园去，时间还不到八点钟。

李大海知道离约会的时间还早，也许王亚娟还在“美人春睡”，海棠依旧，绿肥红瘦哩。但李大海是这样想的，先到滨江公园去走一走，整理一下自己复杂的思绪。

自己和朋友妻偷偷约会，好不好？虽然知道，骆与王是凑合的“露水夫妻”，不受法律保护。但一个是单男，一个是剩女，何况自己还是通过骆而认识的王，朋友妻不可欺哟！但转念又一想，王亚娟天生尤物，本来就应是我盘中物，“路边的野花，不采白不采。”

李大海本来就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常抱怨自己的生活质量差。妻子是一

个农村人，不解风情，又不懂温柔。使李大海以往的生活味同嚼蜡。可是舍此而无他法，天下夫妻绝大部分凑合过呗。过就过呗，反正混一天是一天。虽然心有不甘，他一直在生活中注意寻找自己的合适的另一半，无奈人海茫茫，“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他只有感叹：天意，天意如此不可违也。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但眼前挥之不去的却是王亚娟那一团白花花的肥肉。从内心深处讲，李大海喜欢丰满，肉感的女人。而王亚娟就正好符合他的择偶标准。按李大海的理解，性感就是肉感，肉感也最性感。试想，怀中抱着一个枯瘦如柴，瘦骨嶙峋的骨感美女，骨头硌得人浑身疼痛，有什么舒服可言。所以，李大海时常对荧屏上那些模特儿嗤之以鼻。肥胖、白皙的女人多好，搂抱在怀里，像睡席梦思一样绵软。只要这女人不是痴肥、傻胖就行。

李大海就这么想着，矛盾着，游走。时间挨近了上午十点，他提前十分钟到了公园的大门口。不到三分钟，只见王亚娟从一个小巷中钻出来，匆匆向他走来。她今天穿得很低调，很平淡，为的是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尽量用长衣服，灰色调掩饰自己凹凸有致的身材，三十挂零的女人若保养得好并保养得法的话，肌肤也确能像婴儿一样娇嫩。

王亚娟挥手招呼了一下，一辆黄色的计程车急驰到她的面前，她钻进了副驾驶的位置，李大海比她还要敏捷，就车门右边钻进了后座，根本不用她打招呼。这二人还真是老手，刚认识一天就这么默契。“真是缘分呀！”这是小品演员范伟说的。

王亚娟对驾驶员说了一句：“到燕子楼。”就再也不吭声了。燕子楼是位于市中区某高档住宅区的一幢双子塔楼，楼高二十八层，住有二百多户人家。因是精品小户型，很受白领人士喜爱。下车之后，二人通过门卫室，王亚娟将皮夹中的出入证亮了亮，横杆、安全门升起来。一会儿时间，二人乘电梯来到二单元十九层的一个房间。

这是一套大约五十六个平方米的单间配套房屋，有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外加一个阳台，面朝大江，光线充足。室内装修豪华，布置雅致，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地上铺有厚厚的地毯。昨天，王亚娟抽空打了一个电话，叫钟点工过来把房间收拾得纤尘不染。房间中弥漫着一种法国知名品牌香水的淡淡清香，撩拨着人的情绪。王亚娟将手提包和钥匙随手扔在沙发上，返身就向李大海走来，在他怀中一下子瘫软了。没有更多的语言，也没有更多的试探和交流，两个昨天的认识和见面，就已经是蛤蟆盯绿豆——对上眼啦。

二人互相拥抱着，抚摸着，接着吻，就像渴马奔泉。那一阵天上乌云四合，天地失色。谁也没有讲话，只有动作，没有语言。二人像饿了千年的孩子

突然拥有一大堆食物那么令人狂喜，互相撕扯着，终于双双倒在卧室那张宽大的床上……

根本没有借助万艾可的外力，他们疯狂做爱了三个多小时，其间数次高潮，温热的海水把他们送上了九重云端。这真正是灵与肉的融合，灵魂与肉体的搏斗，这是一次真正高质量的性爱享受。

当二人从沉沉倦意中醒来，已是黄昏时分。二人在床上互相依偎着，说起了喃喃情话。

“我人生一世，从没享受过如此快乐的性爱。”

“爽，我对今天永世难忘。”王亚娟、李大海知道他们彼此再也离不开对方了。只此一回，胜过别人一辈子的夫妻恩爱。

燕子楼这套房屋，是王亚娟的秘密私产。谁也不知道，户主写的是女儿裴小玉的名字，但女儿也不知道，也一次没有来过这里。当初，裴老板和王亚娟结婚之后，王亚娟就多了个心眼，趁裴老板睡了之后就从他包里隔三岔五匀钱，两年多时间，竟让她匀出了这套房子。裴老板身为大型房地产企业的董事长，交际应酬多，几乎每晚都是大醉而归。有时有王亚娟陪着。有时由司机送回来。上床之后，鼾声如雷，人事不省。他所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总是放着几万元钱，备不时之需。或给官员孩子小恩惠啦，或是当做慈善捐款，施舍啦什么的。人在世上走，戏总是要演的，虽然很累，但值。那些政府官员何尝不是如此。戴着假面具做人，戴着镣铐跳舞，完全丧失了自我。活得又苦又累，一生都小心翼翼地在一层鸡蛋壳上行走，随时可能掉入万丈深渊，随时可能万劫不复。但他们仍乐此不疲，趋之若鹜。就像飞蛾扑火，生生不息。

王亚娟呢，就趁老头睡熟酒醉后，从他包里三千、五千的往外掏。因老板的钱，要么心中无数，要么装糊涂。所以居然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让她悄悄置下这份产业。这是王亚娟防的后路，不想如今派上用场，而且还是大用场。

裴老头酒醒后，通常天已亮了，他总是天亮后与王亚娟做爱，然后去上班。王亚娟当上专职太太后，从不插手企业事务，经济上也很干净，裴老头试探过几次，都未探到虚实。他因而信任她，一点也不怀疑她。

当然，像骆明远这种临时“搭子”，就更不知道这处秘密巢穴。王亚娟历来在骆明远面前装得像一个过着中等生活的美妇人，来去自由，谁也不管谁。这不，狡兔三窟。天上落豆渣，该狗捡耙和。

当满城灯火辉煌照亮天际时，二人去到江边的一座渔楼上，美美的饱餐一顿。

李大海与王亚娟在饭桌上经过商量，敲定了各种场合的接头暗号，联系方